

“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VS“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乡村教师培训”项目湖南遇冷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张木兰

“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6月11日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自己个人微博上发出这样的骂声。令崔永元如此愤怒至出言不逊的不是别人，正是湖南省教育厅。偌大一个政府厅级机构为何会遭来“名嘴”的恶骂呢？

这一切都缘于崔永元的“乡村教师培训”公益计划，一个运作四年、曾与多地政府合作的公益项目，在湖南遭到冷遇，目前该项目执行方负责人表示：“如不能公示，机构合作不理想，不排除退出湖南，另寻它地。”

摩擦背后让人深思的是——当下NGO该如何与政府部门交手？

“三不”评论

按照“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室培训”计划，将于2012年8月在湖南选拔100名乡村教师进行培训，但这一选拔名额项目组委会希望能够得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湖南省教育厅的公示。面对这一要求，湖南省教育厅以“三不”给予回应。

今年5月初，第六期“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组委会负责人曾以“崔永元公益基金”的名义通过电话沟通、电子邮件等形式与湖南省教育厅取得联系，并按对方要求传送红十字会相关公文。

5月23日前后，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王俊良通过邮件回复“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组委会，称通过开会研究教育厅表示“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

6月11日，崔永元在个人微博上同样以“三不”回应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6月12日，湖南省教育厅回应，对崔永元评论不理解并称对于民间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应依法依规进行，省教育厅作为政府机构，依照自身的职能职责不宜代替民间组织直接发文和参与组织活动。

接下来，湖南省教育厅表示已经推荐当地一家机构“湖南省中小学继续教育研究会”与“崔永元公益基金”接触，希望能够协助做好湖南“乡村教师培训”项目。

事件到这里看似一场口水战，但实则反映的是NGO与政府的合作水土不服。

要求公示意在避免冒名顶替

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公益计划拟在湖南省13个人均GDP低于6000元的县里选取100名乡村教师作为培训对象，这些人将会参加为期10天的免费北京夏令营。夏令营的活动包

括名师主持的教育学、心理学教程，参观游览北京名胜，全面的身体检查等内容。

2011年8月14日，崔永元公益基金举办的第五期乡村教育培训班开班，来自黑龙江、湖南偏远地区的100名乡村教师，到北京参加近10天的教学培训和参观活动。但这100名乡村教师中有8人被查出是“冒牌货”，他们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担任与教育相关的工作但并非乡村教师。随后这8位“冒充教师”被请出培训队伍，北安市和伊春市教育部门负责人已分别就此事致歉，北安市政府还向活动主办方补缴相关费用共计10400余元。

项目组负责人表示，要求公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冒名顶替的现象再次出现，另外，希望通过各种机制和条件来进行选拔并公示。“我们自认为这方面能力还不够，所以需要当地的教育部门支持，毕竟只有当地教育部门最了解当地实情。”

机构接触 未有进展

目前，“湖南省中小学继续教育研究会”受湖南省教育厅委托与“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执行方接触，但未有进展。“我们通过电话联系过一次，这一次也没有谈什么具体内容，接下来也没有再接触。”湖南省中小学继续教育研究会负责人表示。当记者再追问其他，对方称“事件就跟之前媒体报道一样，你可以参考，其他我无可奉告”。

对于“乡村教师培训”计划的合作机构变更问题，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执行方主任董峰说：“之前是有机联系过一次，但该机构上午电话我，我告诉她在电话里说不太清楚，想请她邮件传些文字资料或批件作进一步了解。该机构负责人当时也同意下午传这些东西，但是随后就再也没有联系我。”

“我也是一名志愿者，看到当地乡村教师渴求培训的心情，就只是想将这项活动很好地做下去，有机构合作当然更好，没有我们也要想着如何作下去。”董峰继续说。

NGO与政府合作路漫漫

“三不”口水战自然也成为了舆论焦点，NGO与政府的微妙关系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对于小崔的微博“三不”回应，记者采访到的很多公益领域业内人士、专家学者都表示一定的理解，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认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使命相同，政府与NGO



崔永元公益基金官方网站上乡村教师的公示页面

在政府提出更多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同时，很多如“崔永元公益基金”这样的NGO正试图通过向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达成项目推进的共赢。事实上，在公益组织项目落实到地方的执行层面，往往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和组织能力是最好的。此次“三不”骂战反映出NGO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困境，也反映出我们亟需同时具备专业性与执行力的基层民间组织。

理应成为伙伴而非对抗关系；政府对NGO，应采取欢迎和拥抱态度，支持而不越位干预其经营，帮忙而不添乱；NGO应该在保持独立使命基础上，尽量争取政府支持”。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认为：“教育厅的这种表态高高在上，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确实是不要脸。此事件不是个案，而是公益组织在开展工作中普遍的遭遇。崔永元拍案而起，说出了很多民间组织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希望政府对于民间组织的工作持积极态度，把民间组织看成平等合作伙伴，而不是高高在上、百般刁难。举个例子，前几天到首尔，市长参加民间组织的活动，就非常低调。”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黄震，他认为，公益机构应该与政府机关进行良性互动，一个巴掌拍不响，希望政府官员能够真正以理解和平等心对待公益

机构，放下身段，换位思考，坦诚与民间组织交流对话和合作。

企业代表阿里巴巴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社会责任专家霍庆川从企业角度谈了NGO如何与政府合作。他认为，一是应该秉承合作共赢的态度，主动了解并理解政府机构的做事风格、流程和方式，寻找熟悉政府的人负责与政府部门沟通联络；二是事前主动知会，通报政府并寻求支

持，迂回胜过对抗；三是引入第三方，发挥润滑、协调之效用；另外，成绩主动分给政府一些。

面对记者提出的“如果湖南省教育厅最终不能公示，相应机构也没有达成合作意向怎么办”这个问题，董峰表示：“如果省教育厅不能公示，找不到很好机构进行合作，第六期‘乡村教室培训’项目只能退出湖南，寻找其他地区进行。”

链接

美国人是怎么跨区做慈善的？

■ 褚莹/文

跨区慈善 跨区网络或跨区联合

在美国，慈善是一种民间行为，所以，跨区的慈善项目也大多是由民间组织自己来负责完成。但是，跨区慈善项目涉及到很多本地慈善活动所没有的问题，比如与当地居民的接触、对当地情况的了解程度等，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外地组织一下能够解决的。所以，美国的慈善组织在做跨区慈善项目的时候，一般会有两种选择，即要么就自己构建跨区网络，要么就走跨区联合的道路。美国有很多大型的组织，在部分州甚至各州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对于一些中小型的组织来说，没有能力构建自己的全国性网络，它们大都会寻求不同组织间的跨区联合。

通过这种跨区联合的方式，外地的慈善组织可以省钱省力，而本地的组织又能有项目可做，所以这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强力辅助

在跨区慈善项目中，美国的政府和行业协会也起到了重要辅助作用。美国政府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慈善项目派给各地的慈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的主要是组织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而不是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另外，在慈善组织的跨域慈善活动中，美国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提供者。跨地区做项目，最怕的还是对当地的情况不了解。在这个时候，一种可选的方式就是向当地政府打听情况。

跨区合作的辅助者队伍中，除了政府这一关键角色外，美国行业组织的作用也十分明显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州慈善组织管理机关全国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Charities Officials)，其不仅向公众提供各类慈善组织的信息，还协助组织完成慈善募捐的注册，协助开展慈善募捐活动。

最后，由于美国各州对慈善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同，各州之间还经常会成立一些理事会，作为信息沟通，组织协助的重要渠道。

(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